

從中央山脈到頂岩灣 · 守護山林44載 —楊榮基 (老山羊)

◎臺東林區管理處 · 賴欣怡 (albizzia0530@gmail.com)

一份工作可以始終如一的堅持10年、20年，已經是非常讓人佩服，更何況是堅持40多年仍是秉持原有初衷及理念，並未隨著環境變遷而改變。楊榮基，今年1月剛從服務44年的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退休，許多職員及巡山員口中的「賢拜」及老師父，就是一個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巡山員。

42年次的楊榮基，從臺灣省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森林科畢業後，民國60年在等候當兵前的空檔進入玉里林區管理處工作，參加林務局經理測量隊的調查工作，當時的測量工作非常辛苦，一行人10多人，從瑞穗坐卡車上山後，還要步行2個禮拜在中央山脈進行工作。測量的工作參與了近1年的時間，民國62年就入伍服役去了。民國64年退伍後楊榮基重新回到關山林區管理處的鹿野工作站工作，當時仍有進行林木伐採，伐採後的跡地立即進行造林，所以造林地面積很大，當年主產物砍伐的面積仍有555公頃，新植面積有1,185公頃，補植也有859公頃¹。民國65年間楊榮基到延平事業區第21林班，俗稱kudubuki²一帶的山區進行造林監工，當初在山上種的樹種包括有：巒大杉(種源從埔里林區管理處拿來育苗



民國60年7月30日拍攝，左一為楊榮基，中間三位為中興大學森林系的學生，右一為林務局徐龍秀。當兵前楊榮基參加林務局經理測量隊，前往中央山脈玉里事業區第11林班進行測量工作。(楊榮基提供)



民國65年楊榮基在鹿野工作站擔任造林監工，與當時的技術助理員前往延平事業區第21林班進行伐木跡地造林地的驗收，右邊為楊榮基。(楊榮基 提供)



民國80幾年拍攝，楊榮基(左方)帶著年輕一輩的巡山員朱明興前往初鹿山區盜伐現場進行牛樟被害木測量。(楊榮基 提供)

的)、紅檜、二葉松、臺灣赤楊、楓香等，以前還有一個苗圃在kudubuki。除了造林監工外，還要開路，延平林道最尾端接上去的好漢坡步道開闢，就是楊榮基在山上監工時開設的。

在山上擔任造林監工的時期，楊榮基遇見了他的師父簡文松先生，簡文松從農耕隊出身，待過非洲與中美洲等國進行駐外服務，他曾經有短暫2~3年的時間在鹿野工作站擔任造林監工，也是在這個時期讓楊榮基遇見簡文松，當時師父簡文松帶著楊榮基實際走遍造林地，告訴他許多在工作上要注意的細節及訣竅。可惜簡文松後來就離開關山林區管理處到臺南的亞洲蔬菜中心去服務。楊榮基說：早期的工作站人少，約10人左右的巡山員要負責所有山區的工作，當時他一年要負責3個合約的造林監工，換算面積約300公頃，箭竹或者草生地的造林地面積都超過100公頃，伐木跡地的造林地也超過40~50公頃，在山上造林監工時，從境界測量、定標準地、栽植行株距量測等，通通自己來，捲尺、koshinada(番刀)是身上必備裝備。發生天災時，別人是下山避難，但是他們跟別人相反，得走路上山到深山的造林地去勘查災情，民國65年時曾經有一次從延平事業區第21林班造林地沿著延平林道徒步勘災下山，剛好在紅葉村遇到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來當地勘查水災災情，當時經國先生看到身穿制服的楊榮基，知道他是林務局的巡山員，特別與他握手。楊榮基回憶：「那時候左手拿著山刀，身上還有一個koshinada，跟蔣經國先生握手時，隨扈很緊張一直用身體擋他」。在鹿野工作站待了將近3年的時間，民國67年調到大武工作站。

在大武工作站的期間除了巡山、造林工作外，還要兼辦人事、總務及榮民管理。當時退輔會輔導榮民在林務局的各單位工作，光大武工作站就有5個工班，每個工班大約7~8人，多一點的也有10多人。工作包括有：養路班、砍草班等，另外當時也有由立法委員華愛所輔導的原住民育林隊，跟這些夥伴們相處也有很多回憶。楊榮基說：當榮民管理員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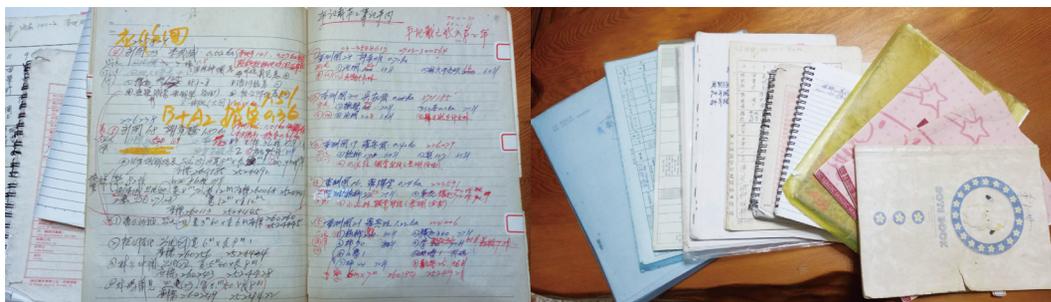
用筆記將經管的每筆租地、濫墾地等測量、勘查及續換約情形記載下來。(賴欣怡 攝)



翻開接管23年的臺東事業區1林班地圖，斑駁老舊的地圖上記載了多年來經營林班地歷史資料及變遷。(賴欣怡 攝)

單是工作上管理及協助榮民，甚至連生活起居及家庭糾紛都要排解。在大武服務的時候，楊榮基因為頻頻取締民眾在林地內偷種香菇而引起人身安全疑慮，後來在民國70年時就被調離開大武工作站，至關山工作站做疏伐木的工作。現在的林務局副局長楊宏志就是當時的疏伐主辦，疏伐的地區是在紅石林道山區，原先早期造孟宗竹、桂竹失敗後，改種臺灣杉、柳杉、紅檜、杉木。因為柳杉長得不好後來就砍掉，疏伐後反而換竹子生長起來，現在當地的林相主要都是桂竹、孟宗竹。在關山工作站短短待了1年的時間，民國71年他又回到大武工作站，一待就是3年，直到民國73年調到成功工作站，開始接辦林地管理(俗稱租地業務)，主辦泰源地區，包括：東河農場、紅菜寮、烏心石、七塊厝等地的租地業務。楊榮基說：在成功工作站辦理租地業務，遇到很多不同的租地個案及累積許多現場實務經驗，也讓後來在頂岩灣臺東1林班處理與林農及佔墾人糾紛時，更能多方的去探查及處理問題。

民國77年楊榮基調到檳榔工作站，被派去太平林產物檢查站服務。以前伐木林班時山上監採、放行後，林產物會運下來到林產檢查站進行檢尺檢查，木材下來到檢查站的時間大概都是晚上10點後到凌晨2點。所以，檢查站24小時都需要有人駐守，分3班制輪流值勤。太平檢查站的木材，都是從利嘉林道下來的，主要以闊葉樹為主。過去為了防止弊案，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1個檢查站只能待1年，民國78年楊榮基又調到關山工作站錦屏檢查站，錦屏檢查站的木材出自於錦屏林道，主要也是闊葉樹，如：牛樟等。錦屏檢查站期滿後，民國79年回到關山工作站，協助辦理租地造林業務，民國80年才調到知本工作站，這一待就是20多年，直到108年1月退休。回到知本工作站首先被派到臺東事業區第8林班辦理租地造林地上物清查工作。84年在當時工作站主任黃炳輝的請託下，接手臺東事業區第1林班地(後面簡稱臺東1林班)的租地及濫墾地重測工作，11月完成全面重測工作後就被派接管臺東1林班地巡視工作，直至退休。楊



筆記本內詳細記載每筆租地的造林樹種、株數、違規狀態，甚至墓園的座標、範圍等，詳細的將林班內的狀態一一登載記錄下來。(賴欣怡 攝)

榮基說：「原本以為完成重測工作就可以結束，沒想到卻要我接下1林班的巡護工作。」

臺東1林班是2508號保安林³，從民國58年辦理全省國有林濫墾地清理時，逐一清查並訂定租約放租造林。民國74年間發現林班多數租地未續租且現耕人多非原承租人，另外也發現不少濫墾地，民國82年又發生民眾濫建，遂於民國84年由林務局指示全面重測林地使用面積，87年起陸續移送濫墾者給檢警偵辦，90~92年間分批進行民事訴訟要求占墾人返還林地。楊榮基認為因為他的個性強硬，能鎮得住這些墾民，所以才被指派擔任沒有人想接手的燙手山芋。但是也因為強硬的個性，為自己引來不少麻煩及危險。

楊榮基回想起在1林班的日子發生很多危險的事情，在濫墾案件執行的期間，有一次楊榮基會同檢察官、警察至1林班調查，楊榮基被3名黑道分子恐嚇，機車被推倒、車鑰匙被丟掉、輪胎也被刺破，後來刑警追查3名黑道分子到案後，請楊榮基去警局指認，但是卻有人請他不要去指認，以免滋生更多事端。最終楊榮基沒有前往指認，但是為了人身安全一度請調離開，沒有被接受，有一段時間就由森林警察陪著他去巡山。這樣緊張與墾民對立的時間，持續了數年，楊榮基曾經跟墾民說：「就算我調走，換別人來還是一樣，這個是政策的問題，你們也要轉換思考看如何互相溝通協調。」後來，承租人及墾民也知道不是巡山員個人的問題，而是法令政策的限制，情境才慢慢好轉。

在臺東1林班23年多的歲月，楊榮基把每筆租地、濫墾地的勘查工作都仔細登載起來，一大張手繪的林班圖，上面有著密密麻麻不同租地號、不同人名人的資訊，一冊冊的筆記本，登載著每次調查的情形，包括時間、樹種、數量、座標，甚至還有濫葬的墳墓資訊，也因為對於管守的林地十分了解，也曾經被請去林務局會同回應立委關切臺東1林班個案及解編的訴求。

林地管理的政策隨著時空背景的轉變會有所調適，楊榮基也會適時的考量林農難處跟現地實務管理情形，向前來1林班進行研究的學者跟單位提出建議，也許是因為這樣正直敢言、務實且始終如一的態度，讓1林班地墾民及林農慢慢地願意聽納及接受他的建議。

回顧楊榮基一路走來44多年的經驗，他說：現在的巡山員面對的環境與以前大不相同，以前伐木造林的型態多在高山區域，面積大範圍廣，林產檢查實務經歷多，現在伐木少、造林的型態比較在淺山、平地及海岸林區域，面積小、遇到的狀況也與過去不同。過去在山上盜伐、濫墾的民眾多半是為了生活所需，相對上還算老實。現在的山老鼠不像以前老實，很多都是為了毒品鋌而走險。面對這樣的變遷，巡山員也要進行調適，楊榮基說：「一個巡山員如果能務實的將森林護管工作要點的內容都做好就很足夠了。」除了對於巡山後輩的期勉外，楊榮基也希望同仁及大眾能給予這些巡山員更多的尊重與支持。

對於新一輩林業人員，楊榮基也建議要多充實林業專業知識以及加強現場實務工作的經驗，以竹材伐採為例，過去多採取以柴刀、山刀伐竹，現在改用鏈鋸，鏈鋸鋸切後的竹頭是較為平整不會裂的，如果積水竹頭可能1~2年都不會腐爛，會影響發筍及竹林更新，所以楊榮基特別教導後輩職員記得標採竹林時，合約上要特別載明伐採後一定要廠商在留存的竹頭上再剖一刀，這樣竹頭才會腐爛，避免影響竹林更新。另外，還有如何從葉痕圈數估算檳榔的年齡等林業經驗的傳承。在談到現在推行林下經濟時，楊榮基也提出對於林下栽植愛玉子及椴木香菇的疑慮，愛玉子的部分，他說：「愛玉子需要陽光，經濟考量下林農會矮化林木，以方便收成。」至於椴木香菇的栽培，因為很多造林樹種都可以當作椴木，如：楓香、相思樹、殼斗科林木等，也容易引起盜伐林木的林政案件。這些都是林務單位在推行新的政策時，應該多予思考的部分。

回應到現在林業經營上面臨到不同法規的衝擊時，楊榮基說：「過去的法較單純、明確，雖然是少數人在執行，但是卻容易落實執行；現在的法令太多，不同法令間的競合，需考量不同的面向及權益族群，讓林業現場執法難以執行。林業政策還是要找出自己的定位，現場同仁才能明確地去落實林業經營。」

雖然已經退休，但是楊榮基也沒閒著，翻出筆記本給筆者看他正著手謄寫的林產實務筆記，從境界測量、每木調查等開始書寫，要將腦袋裡的山林知識透過書寫繼續傳承給後輩。退而不休的老山羊－楊榮基，在他身上讓人看到一個林業人員的風骨及堅持。♻️

¹ 數據出自於民國74年3月關山林區管理處編印之統計要覽第11期，各項統計數字包含民國64年至74年該處一般概況及主要施政成果登載及比較。

² kudubuki：日語，內本鹿越嶺道上的駐在所，也是布農族舊部落所在地，位於鹿野溪上游。部落在日據時被遷至紅葉、桃源，kudubuki再過去就是六龜。

³ 「臺東縣境第2508號土砂捍止保安林」於日治時代(1922年)編定至今，違規使用情形從第一批墾民於1960年代入侵墾植後，歷經租地造林政策施行、花東鐵路改道與土石流危險溪流的劃定等變遷，承租林地的林農與主管機關前後歷經多次陳情、官司與抗爭。